

# 苍凉大地

徐景辉 著

【第四部】

北方文艺出版社

# 苍茫大地

徐景辉 著

【第四部】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苍茫大地/徐景辉著.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2.12

ISBN 7-5317-1569-4

I. 苍...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1394 号

---

## 苍茫大地

cangmangdadi

---

作者/徐景辉

责任编辑/于祺盛 宋玉成

封面设计/李丹

出版发行/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网址/<http://www.bfwy.com>

邮编/150020

·电子信箱/[bfwy@bfwy.com](mailto:bfwy@bfwy.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67.5

字数/1670 千

版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全套四册) 98.00 元

书号/ISBN 7-5317-1569-4/I·1402

---

## 第一章

硝烟弥塞北，风雨满关东。

——荒 村

骑兵团许营驻进野马镇后，乔泰工作队的土改和征兵工作就轰轰烈烈全面展开了。还没来得及秋收的小镇顿时闹得沸沸扬扬，天翻地覆，一向平静的幺叔渡口也越加热闹起来。

工作队大张旗鼓做下的第一件事是由乔泰亲自主持成立了“贫农团协会”，由幺叔、张柱、方大海、刘聋子（田家院工）、宋铁匠徒弟牯子、郑二驴子、老张头七人组成。杨老六本来有资格进贫农团协会，因为他自己不情愿，只图整天挑着豆腐挑子满街吆喝，没有进。牯子本来有一匹马一头牛和几亩山坡地，因为他敢于带头说话，向往将来过好日子，乔泰就把他做骨干分子吸收进来。事实上，这七个人既闹不懂啥是“贫农团”，也不清楚“协会”是怎么回事。工作队要他们干，也不敢不干。因为忌讳“贫”字，谁都不肯牵头当贫农团协会主席，乔泰气得骂这些人是死脑筋，只好自己兼任。“贫农团协会”成立之后，工作队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满街张贴红红绿绿的标语。又把许多口号用白粉刷到小洋楼和显眼的街墙上。“一切权力归贫农团协会！”“彻

底清算地主老财！”“积极参军，支援民主革命斗争！”这些口号中还有一句是“打倒蒋介石政权！”镇上的许多人并不知道蒋介石是谁，以为是蒋先生本家，要么是蒋先生本人，好心人私下里跑到养生堂要蒋先生带着药箱子先到外乡躲一躲，担心工作队有人拿棒子打倒他。蒋先生不服气，说：“凭什么要打倒我？我看病拉药匣子没挣过一文黑心钱。谁不知道后村齐振槐得痲病，他老婆来抓了我多少药，都没算钱。凭什么打人，还要打倒？我不走，就让他们把我打倒街头。”后来，听说蒋介石是国民政府总统，“打倒”也不是拿棒子打，蒋先生才如释重负松了口气，大伙儿也为误解一笑了之。没有谁给工作队揪出来打倒，人们又在背地里议论要清算谁家财产，该分谁分谁，像钱家大院、田家大院是保不准的，其他该分谁也就更糊涂。人们又有事没事聚到么叔渡口上去探听风声。于是，各种各样的议论也都从渡口上传出来。

“共产党要动真格的啦。”

“看样子是。镇上的大户想往山里走呢。走什么，差不多都有共产党了。”

“要是真的像共产党说的那样，以后的日子可就真的有奔头。老么，你已经是穷农团了，经常见到乔泰，他说的可是真的？将来真的由穷人掌江山，管富人？那不是掉过来了吗？”

“谁知道呢，”么叔不计较他把贫农说成了穷农，“乔队长只是这么说。眼下的事情都闹不准，将来的事情谁看得清。”

“依我看，眼下的日子就不错，咱野马镇养人，都好过，还闹腾个啥劲。要是别处有人改就让他改去，咱得跟工作队说说，咱不改，这样就好。”

“这怕不行。共产党要闹下天下呢，可不会由着你。乔队长会骂你落后死脑筋。”

“乔队长讲的是穷人当家做主，将来要我们自己拿准。既然要我们做主，就不改。”

“老么，这行吗？”

“怕不行。”么叔说：“乔队长要把镇上人划成阶级呢。你得看是哪个阶级的，要是穷户，就不用改。”

“嗤！穷户还改个蛋！”

“就是，土改是分大户，你们操的哪份心思。像郑二驴子、杨豆腐信、牯子，没准还能捞点什么。老么，你也算穷户吧，说不定还能给你分一个渡口一个老婆。”

大伙儿笑了一阵，随即又对阶级问题争论不休。有人认为阶级是军队里才有的官阶，普通的平民百姓要阶级没有用。比如钱掌柜，从前有阶级，日本鬼子一来，阶级给了马人龙，马人龙一死，又落到了田小秋手里。日本人垮了，镇上没了阶级，乔队长一来，又有了阶级了。阶级还不是谁掌权谁说了算，啥时候也是当官的管着不当官的，衙役见了平民百姓还两眼放横呢。这就是阶级。么叔和几个小户人说：“李秘书说了，这回分阶级，不按官阶，按谁家有多少田产多少房子。听说有没有下人也算一种阶级。这事不是乔队长说了算，据说是共产党上边有个叫毛主席定的。听李秘书说，他执掌一切，专门替穷人做主。”大伙儿心里都在各自盘算自己算是有阶级还是没阶级。有人说：“要说有钱大户，还是人家钱家。日本人来的时候，钱家是落了一些，日本人一垮，大少爷和曲管家又把日子治上来了。要说分大户，我看最该分的要算是钱家了。”“谁敢呢。钱家二少爷统着两千多人马，乔队长那几杆短枪，敢吗？”“分不了钱家，也没有道理分别人的。”人们争辩不明白，么叔更是说不清。么叔有么叔的想法，他不想在这种时候进什么贫农团协会。从他会做出力活儿那天起，就已经是渡口上的船夫了。渡口就是窗口，形形色色的角色

都从他渡口经过，然后到野马镇或驿马站去一幕幕上演。这里边有商人、掳客、采山人、窑汉、伐木人、妓女、兵匪、财主，无论他是哪种人，最后总脱不了过自己的日子糊自己这张嘴，最终给埋在山坡上。穷富总是个人的本事，他从不眼气别人过得怎么样，一船一桨守着渡口看春秋，日月穿梭，寒来暑往，一碗炖鱼一壶老酒陪着女人滋滋味味到天亮，这就足够了，至于有没有田产，是穷人还是财主，他从没计较过。这种时候，他不想掺和镇上的事，站在工作队一边与站在钱家一边都少不了要得罪人。他从人们争辩的口气里已经意识到这是一种是非，不能卷进去。土改与不土改，都不关自己的事，由别人去闹好了。

争辩的人们陆续散去之后，么叔连夜跑到工作队。他找到了乔泰。他说：“贫农团协会我不干。不是我不干，我是……不能干。”乔泰对他这种吱吱唔唔很生气，说：“你该觉悟，我一直以为你会觉悟，你已经觉悟了。你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死落后。”么叔想了想说：“你们要打倒人，太可怕了。我看见过那种场景，在驿马站日本兵营，很多人都给打倒了，血流了一摊一摊的。”李秘书笑了，说：“我们说的打倒不是打人，是把财主的势力彻底赶下台，让我们穷人说了算。还要把财主的家财分光，让他们变穷，我们变富。”么叔还是不理解，“他们穷了，我们富了，他们不是还要把我们的田产分回去，这样分来分去有什么意思。”乔泰听了，哭笑不得，说：“不是分来分去。我们分了就不能再分回去。”么叔说：“这不是白拿人家的，这种事我老么可拉不下脸来。”乔泰听了，说：“么叔，你每天吃多少饭还不转过弯儿来？这是翻身解放，你要明白这是同地主老财做斗争，不是闹笑话。不许你退贫农团协会。要是你站在财主一边替财主说话，绝饶不了你。”么叔吓得抱头鼠窜，再没提退出贫农团协会的事，却常常抱病不出，李秘书就一次次到渡口去找他。

阶级划分很快付诸现实。工作队和贫农团协会及部分青年骨干坐在一起开了几天会议，给每家估算财产，又量土地房屋，然后定出每家每户的成份。初步确定：钱耀祖、田凤林为地主；许国栋、宋铁匠妻为富农；么叔、杨老六、郑二驴子为贫农。钱耀宗、许国梁因为投身革命，妻子儿女为革命家属。

这种定阶级定成份试探性公布之后，就像滚开的油锅撒进了盐粒，立刻炸开了。最先跑到工作队去找李正和乔泰的是郑二驴子。郑二驴子跑进工作队驻扎地时满脸赤红，几乎是有些忿怒。“怎么，你们共产党说话不算话？不是让穷人翻身过好日子？干啥还叫我做贫农呢。给我扎了穷根儿了，我不干！我可是穷够了，谁爱穷谁穷好了。”乔泰和李正都笑了，耐心对他说：“你没地，没什么财产，划定你是贫农没错。这是好事，是光荣的。穷是革命的可靠力量。”郑二驴子不关心光荣和革命的事，他只是不想再受穷。乔泰拍了拍他的肩膀叹了口气，“划你做贫农，给你土地、牛马、大车，你要不要呢？”郑二驴子想了想，说：“分田凤林家的我就要，别人的我不要。”“为什么呢？”“不为什么，田家是黑心钱，不分白不分。分别人的咋好说呢。反正我靠打渔，要地也没大用。”乔泰皱了下眉，表情极为难过。他说：“富人总是一样的，都是黑心钱。”郑二驴子梗着脖子说：“那不一样。得啦，我也不想得那份黑心钱，也不要那贫农。你还是把我那贫农给别人吧，我只要富农，地主也行。最好让我富，我喜欢带富字的阶级，好听也吉利。”“糊涂虫。”乔泰很气忿地说：“想富裕和划成富农是两码事。”郑二驴子放起刁来，认为划他为贫农让他在全镇丢了大脸，他参加贫农团协会就是为了能给自己要一个好阶级，是工作队骗了他，工作队再骗他，他就不参加贫农团协会，枪毙也不怕，他要找地方告状，土改不土改都不要紧，要紧的是共产党得讲理，他甘心情愿要富农，凭什么不给。乔泰



和李正见他要刁放赖，也拿他没办法，只好给他暂时改成了富农。郑二驴子就成了野马镇唯一一户没有任何田产的富农。郑二驴子很满意，走出工作队大门的时候竟背着手唱了两句：“三十年风水轮流转，想当年织卖草鞋落魄街前……”杨豆腐信挑着空豆腐挑子从十字街口走过，冲郑二驴子喊了一句：“二驴子，什么事这么高兴，不弄两条鱼喝几盅？”郑二驴子挺直了腰杆将头一晃说：“工作队给我划成富农，老子不穷了！”乔泰和李正听了，眉头皱了个大疙瘩，望着郑二驴子拐过街角，好半天都没缓过神来。

就在乔泰和李正对镇上人百思不解的时候，许国梁又气冲冲找上门来。他没有在工作队说出有什么事，只叫他的警卫班的人围住了工作队，说：“把这几个坏事的家伙给我拿到营部去。”乔泰、李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早给人下了短枪，有两个工作队员想拔枪，许国梁眼一横说，“你该认识我神枪许二，别说是你们，就算是两只苍蝇也别想从我眼皮底下活着飞出去，不信就试试。”说着拔出手枪，在大腿上只一擦就打开了枪栓。两个工作队员见许国梁很麻利，没敢拿自己的性命来试一试，由警卫班的人把枪下了。乔泰冲许国梁说：“许营长，这是怎么回事，你一定是误会了。”“误会个屁！”许国梁骂了一句，叫人把工作队都押到小洋楼营部去了。许国梁拍着桌子冲乔泰叫道：“谁他妈给你的权力，凭什么要分我家田产？！老子出来革命，是为了给你们这些人在家里分享家产吗？！你说说，我是革命者，我哥哥凭什么就是富农啦？我们是兄弟，谁要你弄成两家？”乔泰和李正都瞠目结舌，不知该怎么回答。后来，乔泰小心地回话说：“许营长，你家房子按人口超出了许多间，还有……”许国梁打断说：“放屁！你知道许家田产房子都怎么来的？！是一滴血一滴汗攒起来的。日本开拓团占了十几年，许家刚刚收回来，还没有住热乎，

你又要给分了，安的什么心?!”李秘书说：“许营长，这可是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精神，土改是有杠杠有政策的，不能因为你是营长咱们就可以违背上级精神。”许国梁说：“由不着你说话，我抗日那会，你还穿开裆裤呢。”乔泰说：“我是工作队长，冲我说。划你家富农没错，我们查过了。房子得分，多余的土地也得分出来，想不通就去县委找李书记。”许国梁愤怒地解下腰带，“你以为我怕李春堂吗。谁也不找，就冲你算账。在卧牛山，你们丁团他妈的为了几条枪害了我七个兄弟的性命，这笔账我一直记着。今儿个，咱们新账老账一齐算。就算营长不当，也要出这口气。给我打。”说着，挥起皮带劈头盖脸朝乔泰打过去，直到乔泰求饶，才放了他们，并扣下了他们的枪。乔泰捂着脸出门的时候委屈的说：“姓许的，算你有种。你身为共产党员，又是民主联军营长，用军队保护自家财产，你犯了大错误，让上边收拾你!”许国梁说：“再喊叫我一枪毙了你，也算给那七个弟兄报仇。”乔泰知道许国梁鲁莽，担心他真的犯倔会一枪打死他，吓得抱着脑袋跑了，带着工作队，连夜返回古塔县城去了。

许国梁打跑了工作队，整个野马镇一夜之间就传遍了这件事。镇上的大户们一时把许国梁捧为英雄，有几个大户张罗着要刻一块匾写上“敢为民命”送给他。就在镇上一些大户准备树许国梁为大英雄大好汉的时候，钱团团部通讯员送来团长和团参谋长的急电，要他立即动身去县城团部开紧急会议。

许国梁和高克赶到古塔城的时候，县委书记李春堂在县委门口迎候他俩，一脸沉郁。开过土改和征兵工作联席会议之后，许国梁和高克立即被李春堂和钱耀宗叫到一间办公室里。许国梁看出李春堂和钱耀宗的表情都有些不对劲。“许国梁，你这个莽撞的家伙，怎么搞的?”李春堂嘘了口气，随即把乔泰、李正等人

也叫了进来，乔泰的脸上还一片青，用手捂着。“这可是件不小的事情，当面说说清楚吧。”乔泰抢先把许国梁殴打工作队的经过说了一遍，尽可能把许国梁的凶狠夸大开来，并诉说了很多难以接受的委屈，似乎许国梁不除，野马镇的土改工作就无法开展，古塔县的土改工作无法开展，整个解放区的土改工作都无法开展，问题极为严重。李春堂说：“都说说吧，你现在是独立骑兵团的营长。今天的会议你也听了，当前的土地革命是压倒一切的工作，在这节骨眼儿上可不能犯糊涂。”许国梁说：“有什么好说的。凭什么要分我家房子？那是我们借钱盖的，给日本人霸占了十几年，刚收回来，加起来没住上两年。这么给大伙儿白白分了，我想不通。要是共产党土改就这么搞，这营长我不当好了。”钱耀宗说：“又犯了倔脾气。二兄弟，话不能这么说。工作队可能一时没弄清楚，有些事情完全可以说清楚。”李春堂正要批评许国梁这种分不清界线的严重错误，给钱耀宗这和稀泥的几句，一时怕伤了旧日的感情，又考虑是土地革命、剿匪和建立地方新政权的关键时刻，无论如何也不能和独立团闹僵。于是，他把话说得很委婉，“土地革命是建立新政权的标志，我们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可不能马虎。将来的社会有好日子过，人人都有吃有穿有住有田种，这是我们共产党始终如一的奋斗目标，不是一部分人富一部分人穷。土改的目的就是要逐渐改变这种现状。许营长，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得批评你这种情绪，这可不对劲，不能因为是你家的大院就不能分。你家的不分，镇上其他大户还分不分？钱团长也在这，他家也有大院嘛，钱团长就没有站出来说什么。我们要做别人的工作，共产党人首先得拿自己开刀，得有这个勇气。这就叫大公无私。当然，我们工作队可能在方法上还有些欠缺，比如，像许家大院，自家该合理地留多少，分出去多少，怎么个分法，还要细致些。工作做细了，相信许营

长也不会闹出这种误会。”李春堂语气虽委婉，每一句都凿凿有分量。许国梁一时垂下头无话可说。高克忙插话说：“这件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正带人到下边连里驻地去查看。当然，论起来我也有责任，思想政治工作没做好。其实，我知道许营长，他就这脾气，要是当时说开了，他也不会发这么大火。”高克这几句，既为自己开脱，也为许国梁开脱。乔泰不服气，想说许国梁当时气势汹汹，根本不容人说话，见李春堂冲他递眼色，就把话吞了回去，做出高姿态说：“好吧，我承认工作没做好。张榜公布之前先和许营长、高教导员商量一下，就没事了。”许国梁见乔泰这么说，也不想小家子气，忙说自己当时在气头上，又勾起了卧牛山那档子事，最后讲许家人怎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到河湾开了那片蛤蟆塘一样的水涝地，又怎么给日本开拓团强占了房子地只好到黑瞎子沟开一点官地<sup>①</sup>维持一家人口粮，山沟子里的地因气温低不爱长庄稼等等，说得大伙儿都很理解。最后，许国梁又讲了一些自己动手打人有些土匪作风不应该的话。许国梁这么说开了，李春堂和钱耀宗都没说怎么处置，事情就以各打五十大板不了了之。乔泰多少有些不甘，捂着脸再没说什么。李春堂为了调解一下气氛就叫秘书出去弄了点酒，带大伙儿到食堂去吃饭。饭桌上，钱耀宗和高翔商量，决定派萧主任带工作组到野马镇开展工作，李春堂说这样最好。萧萧本人也同意，于是就临时点了两个女战士，吃过午饭就带上孩子要走，李春堂还要研究下一部剿匪情况，就由高克和工作队一起先护送萧萧等几个女人一路回野马镇。

剿匪会议只是个部署和落实侦察任务，很快就散了。钱耀宗看天色还早，就临时决定要回野马镇看看母亲，带上两名警卫班

---

<sup>①</sup> 官地：指国家所有土地，个人没有地照。

的战士，跟许国梁一起出了城。城外正是初秋景象，田野里的庄稼正呈现出日趋成熟的色彩，姹紫嫣红。几只鹞鹰在爽朗的天空中拉直翅膀打着旋飞来飞去。钱耀宗和许国梁都陶醉在这散着浓香的秋景中，让马一路小跑，一边观赏田野中秋天的景象，一边散发自己的思想。连日来，满脑子的土地革命、剿匪部署和各种各样的会议已经让钱耀宗疲惫不堪。他想借此放松自己。其实，他这种想法是个错误，他一出县城就后悔不该回家。这种时候，家里正闹土改，钱家大院可能不复存在，这种尴尬场面肯定无话可说，要是母亲骂他没用，有那么多兵都保不住自家大院，他肯定无言以对。有关共产党和将来的新生活，家里人一无所知，也不能接受。他此时回家的唯一结果就是等待挨骂和发泄。不管怎么说，已经走上了通向野马镇的官道，不好再打马回去。毕竟该看看母亲。其实，这些年，他对母亲，对这个家已经可有可无了。他习惯于马背上四处奔波，甚至认为当年一门心思读书想当个教书先生的想法也很可笑。两千多人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毕竟跟教书先生不同，“良马弓刀”也毕竟是男儿风采。挨骂就挨骂吧，自己已经是团长了，该告诉家人别再看重那点家产。将来有好日子过，也用不着这么多家产，树大招风，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一挂马车从迎面赶过来，轱辘辘辘。赶车的人摇着鞭子哼唱着什么，车上坐着女人和孩子。这情景让钱耀宗激动不已。他勒了一下马缰绳想看得更仔细些，不知是赶车人见了带枪的害怕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很快打马把车赶了过去，让钱耀宗多少有些怅然若失。

经过关家小铺的时候，钱耀宗跳下战马。许国梁和两名随行小战士以为他要到连队去，也跟着下了马，要进村通告连长。钱耀宗摇摇头说：“别惊动他们，我就想在这走走。”牵着马弃了官道走到田间小道上。道边是一片谷地，谷子穗已开始下垂，黄

橙橙一片。“你们听到了枪炮声了吗？”钱耀宗突然问了这么一句，许国梁和两位小战士都拔出手枪，警觉地四处张望。钱耀宗嘘了口气说：“你们听不见，你们要是早些年，赶上那一仗就听得见了。我能听到。”钱耀宗沉重地望着田野，一脸肃穆，好像真的听见了什么，也看见了什么，很入神。“就是这片谷地，当时是麦田，麦子还没过膝盖。唉，至少有几百人的性命丢在这了，就是这片土地。是伊田四郎，他用小钢炮、机枪，要把我们斩尽杀绝。唉，那狗日的。‘八·一五’光复后我到牡丹江日军战俘转运站找过，没找到。要是我找到他，绝不让他活着回日本。他手上的鲜血太厚了，都是我们的同胞。当时那情景，你们想都想不出来，人命不如一棵草。我们的一个团长，那时我任师长，官大，兵少。我们的团长很勇敢，掩护我突围，与一群日本兵拚杀，最后……他倒下了。才二十七八岁，是个国民党党员，很优秀的国民党党员。那是生死关头，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党员共同担任敢死突击队。”有个小战士掏本子记下了什么，还有一个小战士掉了泪。许国梁听说过这事，钱耀宗受伤后给李春堂送到黑瞎子沟马架子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钱耀宗缓缓走了几步，对两个小战士说：“记下吧，记住他们。将来我们有本事，一定杀到日本去，也把那些狗娘养的大鬼子小鬼子伊田四郎伊田八郎都他妈的杀它个一根毛也不留。”钱耀宗说到忿怒，抽出马刀用力挥了一下，几片谷子叶纷纷坠落。许国梁看了看西下的太阳，说：“我们走吧。”钱耀宗恋恋不舍地上了马，临走之前，深深地向这片谷地打了个军礼。“噢，这里边有许多是我从东北军里带出的弟兄，再也见不到了。”含泪走回官道。

太阳偏西的时候，钱耀宗、许国梁四人穿过驿马站铁道，踏进山弯口的河湾甸子。钱耀宗深深吸了口气，“真好，今年的收成又不错。也能收山。”两个小战士望一眼草甸子和草甸子边缘

一片一片的庄稼地像七彩的缎子布一样向远处铺展，也跟着吐舌头惊叫。么叔正把船摆到河心，么婶在船上很开心地捏着一把菜唱着小曲，听不清她唱什么，却听出她的心情很好。河水粼粼，船桨一声一声很耐人回味。钱耀宗勒了一下马嚼子，让脚步更慢些。“哪也比不了咱野马镇好。”他说，“这些年颠在马背上，把什么都忘了，想的就是冲上敌人阵地，砍杀，血光四起。一回到镇上，就想战争尽快结束，然后回到镇上宁静地过日子，当教书先生，像辛先生教我们那样，很耐心。有时候也生气，拿戒板儿狠狠揍那些淘气的小子，揍他的手掌心。”许国梁也受了感染，“我可真盼着战争早点结束，我家里有老婆孩子。小妹理家，我还去开荒种地，趁自己还有一把力气，给儿女多攒下一些。”“别做那种傻事，”钱耀宗话里别有所指地说，“你已经都看到了，开地还有什么用。将来变穷了也不用怕，有机会去分别人家的家产。”许国梁盯住钱耀宗回味了好半天。他正要说土改工作队的事，一群大雁从山脊那边朝山口这边飞过来，很低，似乎要在河滩上降落下来。钱耀宗拍了一下马，绕开么叔渡口，朝雁群奔过去，许国梁和两名小战士也跟着过去。那头雁向下滑了一下随即又升上去。雁群足有几百只，排成大大的“人”字，背负瓦蓝瓦蓝的天空，嘎嘎的叫声把天空扯得越加高远。“这可是大兵团了。头一次见过这么大雁阵。”两个战士叫了起来。“这里常有雁群，春起的时候更多。还有一种叫大老硃的，比绵羊还大。”许国梁说话时，见钱耀宗跳下马从两名小战士的马鞍子上摘下两支步枪，向许国梁招手，许国梁也下马过去，接过步枪。钱耀宗冲着雁阵打了数枪，雁阵丝毫不乱。钱耀宗冲许国梁说：“来两下，让小战士开开眼，也弄些下酒菜。”许国梁犹豫了一下，还是举起了步枪“砰”的一声，雁阵的最后一只像给一根线扯住一样，歪歪斜斜滑下来，接近地面的时候，翅膀翻到背上，一头栽进河湾的草

窠子里。“许营长好枪法!”“真不愧是神枪!”两名小战士跳上马背跑过去,拎起大雁,在草甸子上兜了一圈又跑回来,把雁丢在钱耀宗面前,钱耀宗拎起掂了掂说:“足够喝酒了。”许国梁说,“又有一只雁要守寡了。”钱耀宗知道镇上的那个传说和镇上人不要轻易打雁的禁忌,拎着雁默默上了马,四个人绕过洋灰桥缓缓进了镇街。

萧萧到达野马镇后没有按高克的意图住在叶秋红的女兵房里,她安顿了两名女战士和叶秋红在一起,之后,她要高克出面住进了许家大院,理由是她带着孩子,应该住老乡家。许家给她单独腾了房子,她没有那么做,而是和彩荷住在了一起。她已经听说了许国材就是许家老三,彩荷是他的望门媳妇,不知怎么,她就想和彩荷在一起。她说不清原因地喜欢上了彩荷。许家对这个共产党的女军官百思不解,因为是许国梁的同一支队伍上的人,小妹、小芹都没说什么,心里不断猜测。彩荷却因为有了个伴儿,精神头好了许多,很快也喜欢上了沉稳的萧萧和她的孩子萧志军。小志军仅仅六七岁,就会讨人喜欢,萧萧出门的时候,彩荷就带他四处玩耍。好像前生就有缘分,彩荷从见到小志军的第一眼几乎就喜欢上了,这出乎萧萧的预料。她很想跟她说点什么,比如许国梁和许国材,她不忍心打破彩荷和孩子之间的那块纯洁和美好,她把话闷在肚子里。

萧萧很善于做鼓动工作,她一来到镇上,就和高克一起抽调一批有能力的连排干部和出色士兵,和工作队一起到各街巷及周围村屯包括后山伐木场去。很快就顺利地成立起“青年宣传队”、“劝讲团”、“民兵自卫队”、“儿童团”、“共青团”等,把一批思想活跃的青年都组织起来,连许家宁、莺莺、钱长林、钱长山、钱秀娟、幺仔、幺姑、杨业男、郭立信等都动员起来,他们忘记



了分财产与被分财产的事，给即将到来的火热生活和萧萧的激情感染了，整天跑前跑后围着萧萧和土改工作队转，气得钱耀祖和许国栋翻着眼珠子骂：“他们在闹着分咱们的家产，你们还这么起劲儿。”青年人的回答让他们无可奈何，“分就分吧，谁还指望承受家产过日子。”没过几日，乔泰又回到镇上，担任了野马镇区长，辖三乡十几屯，区委书记由萧萧兼任。

许国梁从县上回来，只跟哥哥许国栋说了一句，“家产保不住了，这是大家的事，又不光我们，别往心里去。我们没有大院的日子不是也过得挺好。”许国栋心里很难过，一边叹气流泪，一边抱怨自己守不住家业，对不住祖宗。许国梁就不忍心再说什么，回到营部再没问过工作队上的事。钱耀宗住在镇上，发誓一定要先剿灭山匪，尤其是马人虎。他亲自坐镇指挥，要许营出动两个连的兵力向野马岭一带搜索并不断派出小股部队进山侦察。许营的大部分兵力组织去剿匪，镇上的许多事情就由萧萧和土改工作队共同承担。萧萧尽可能让青年人去做，她推举让许家宁任民兵自卫队长，杨业男任副队长，莺莺做了劝讲团长，么姑做了副团长，因为么姑嗓子好，唱歌很耐听。乔泰让牯子组织人打制了扎枪，高克又从许营配备了四支步枪，借给民兵上夜巡逻用。小伙子们便整天很威风地背着枪在山口处走来走去，盘查一切出山的可疑行人。宣传队和劝讲团的主要任务是鼓动青年小伙子起来参加土改，积极参军到前线去打国民党中央军。为了到各村去演宣传节目，萧萧连夜组织青年人排练文艺节目。排节目叶秋红和萧萧都是骨干，很快就把莺莺和么姑带动起来。她们排了一个叫《李小二参军》的小戏，莺莺扮演一个送夫参军的小媳妇，李小二叫么仔演，莺莺非要许家宁演，许家宁白天忙家里和工作队的事，只好夜间练节目。第一场演出在镇公所的院子里搭了戏台。镇上已多年没有这种事了，看节目的人挤得水泄不通。莺莺